

妇女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

编者按：今天是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 19 周年的日子，我们转载这篇文章。本文转载自“少年中国评论”，我们对译文进行了重新校对。

每一位厨娘都必须参与政治。只有这样，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强调，社会变革在没有妇女参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列宁（列宁的这句话没找到原文，直接译出来了）

众所周知，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已经降低到第二等。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男性的位置一直是第一等的。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的男性和妇女都受到剥削和压迫。妇女是半边天，却被父权制（例如：男性控制和歧视）所统治，妇女受到的是双重压迫。如果“半边天”的妇女们不能成为斗争的“半边天”，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社会革命都无法推进。特别地，工人阶级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作为这一个革命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没有妇女就没有革命”这一口号是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得来的。妇女参与革命体现了革命的先进性和进步。

印度革命在运动区、城镇和城市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妇女和中间阶级妇女，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从印度人民战争发动初期，妇女们就不仅一直站在最前列，而且在人民战争中发展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妇女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与被压迫群众的解放是有联系的。在反对剥削、压迫、国家暴力和父权制（男性控制和歧视）的群众斗争中，在反封建的武装土地革命斗争中，在大规模的抵抗斗争和游击战中，妇女与男性并肩而战。因此，妇女在运动领域享有的权利不断增加。妇女作为二等公民的状况在逐渐减弱，她们的意见受到尊重，她们也会参与到政治决策当中来。

资产阶级军队看不起妇女，把妇女限制在非战斗领域。与此相反，革命妇女通过参与作战行动不断增强信心，她们粉碎了妇女不适合军事领域的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思想。她们参与到所有党、军队和群众组织当中去。在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兼职）、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委员会中都有妇女的身影。在文化组织、党支部、村党委、地区委员会、县/分区/区委员会中，她们是妇女组织的领导人，组织者，也是地方组织小分队（LOS, local organizational squad）和文化小队的指挥者和成员。在党支部书记、村党委和地区委员会等一些领域，妇女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在一些地区，她们甚至承担起区委员会秘书的职责。她们在新闻和宣传领域工作。妇女对萌芽时期的革命政治权利机关的作用是有重大意义的。她们作为革命人民委员会中的成员、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在萌芽时期的人民国家中发挥着她们的作用。

在加强武装土地革命的斗争，斗争发展为反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人民解放游击小队、游击排产生了，妇女也开始加入其中。她们不再是弱者。随着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出现，分散的各小队合并为一支游击军队，这些游击小队中的妇女也成为这支军队的一部分。通过在战场上勇敢地战斗，成长为勇敢的游击队员和指挥官，她们证明了自己是坚强的妇女。她们不畏牺牲，负责地履行职责。

在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支持下，革命的妇女运动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丹达卡兰亚、安德拉邦-奥里萨邦边区、Paschim Bang、奥里萨邦等特区、地区和邦中发展起来了。每一次斗争，都有众多的妇女参加。一些斗争还涉及到妇女议题。每年的 3 月 8 日，人们都在热烈的庆祝国际妇女节。

参与会议和研讨会对妇女来说已经非常平常了。最开始她们会公开的举行活动，但是国家在运动地区禁止革命的妇女组织，她们现在只能秘密的举行。但在人民的支持下，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民兵的保护下，妇女在其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丝毫不减。在运动地区，成千上万的妇女加入到革命的妇女组织中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们国家没有哪一个妇女组织可以获得这样多的成员（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在选举中沉沦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妇女组织的话）。

反对国家暴力的斗争

随着妇女在人民战争中作用的增加，剥削国家正在逮捕、折磨、侮辱和惨无人道地杀害妇女。在运动地区，剥削国家以轮奸作为攻击妇女的武器已经非常普遍。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以后，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残酷的多面进攻，特别是妇女遭受到很多的困难和痛苦。这些攻击以妇女组织的成员、领导人以及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为目标。他们的邪恶计划是为了在人民中制造恐怖，使人民与运动相隔离。然而，参与群众抵抗斗争，反对残酷的国家暴力的妇女进一步增加，而不是减少。作为绿色狩猎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和特种部队就像狼群一样地突袭村庄，屠杀村民。在这样的环境下，妇女站在了抵抗警察力量的第一线。在运动过程中，即使她们被逮捕并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她们仍然高举红旗，展现革命的精神。

年长的妇女会站出来保护年轻妇女。为了让亲属、森格姆（Sangam）成员、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获释，考虑到在与警察的交火中牺牲的烈士的尸体，妇女或单独或集体进行抵抗，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很多妇女在她们的儿童时期，就对政府以及他们雇佣的警察怀有深深的仇恨，在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妇女变得更加坚定。妇女通过征兵进入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数量显著增加。

妇女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

贾坎德邦的妇女参与反对警察暴行的群众斗争

从1997年开始，贾坎德邦镇压妇女运动的数量增多。妇女遭到逮捕，被游行羞辱，一部分被关押在监狱里。妇女组织斗争反对强大的国家暴力，在一些情况下，她们包围警察并把殴打他们。为了让被捕的妇女积极分子获释，她们会到警察局挟持警察，在某些情况下，整个村子都会加入反抗斗争，有时警察会向包围了警察局的妇女开枪。

当警察进入村庄，部落民就敲鼓。邻近的村民听到后，拿起他们的弓箭，聚集到一个地方袭击警察。有时他们用弓和箭来对抗警察。妇女用厨具武装自己或者投掷石头。他们通过武装抵抗给警察教训。差不多每一次，他们都能让警察为了他们的错误道歉，并让他们签署协议，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再也不会进入这个村子。

让我们看看一些抵抗事件。在警察团伙强奸了一个女孩之后，三千名妇女把道路封锁了24小时。到了晚上，男人也和她们站在一起。强奸犯警察遭到人们的殴打。最后地区高级长官出面道歉，并承诺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002年3月8日，文化组织的一些女孩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在公众的压力下，她们被释放了。

2007年6月，群众运动是在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妇女组织反对博卡罗县纳瓦迪（Navadi）警局的警官普拉莫德·辛格对妇女的侮辱以及他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由于普拉莫德·辛格在邦凯塔（Bonketta）和迪高加（Digagarh panchayat）的高迪（Koti）村的暴行，有几名妇女受伤住院，当时警察正在搜寻纳萨尔派的下落。大量的妇女聚集到一起反对他的暴行，以及反对支持他

实行这些行为的 DGP。警察也袭击了示威者，一名女领导和一名农民组织者被逮捕。愤怒的妇女们围堵了警察局，她们待在原地，直到被逮捕的人被释放。最终警察被迫释放他们，普拉莫德·辛格被停职。

卡林加纳加的反拆迁斗争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计划在卡林加纳加（奥里萨邦贾杰布尔地区）附近建造钢铁厂，夺取了属于部落民[霍（Ho）、蒙达里（Mundari）、桑塔利（Santhali）]的 12000 英亩土地。从 2005 年起，部落民群众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反抗。妇女在鼓动工作中扮演了激进分子的角色，毛主义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完全支持这个运动。即使在面临严峻的拷问、骚扰、逮捕和屠杀，妇女也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警察在 2006 年 1 月 2 日的屠杀激怒了人民。尽管钢铁厂的建设停滞不前，但是运动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来反对通过破坏人民的战斗精神来建造钢厂的企图。



辛古尔的鼓动

拉丹·塔塔占用了辛古尔地区的上千亩土地，用于建设奈米（Nano）汽车工厂，2006 年 5 月，人们开始了对这个工厂的抵制运动。有了全国反拆迁运动的鼓舞，特别是卡林加纳加鼓动的鼓舞，有了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开展起了激进的鼓动。印共（马）的暴徒们和警察用拷问、侮辱、施暴的方式对待一些参加运动的妇女积极分子。数十名的妇女被逮捕，关进监狱。一个小女孩和反土地掠夺委员会（Bhumi Uchhed Pratirodh Committee, BUPC）的成员塔帕西·马利克（Tapasi Malik）被强奸和谋杀了。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厂承诺培训后会给予工作，当年轻妇女和男性明白这是一个骗局时，他们造反了。最终，奈米汽车厂的方案不得不由政府宣告无效。毫无疑问，这是辛古尔农民和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的胜利。

南迪格莱姆的鼓动

南迪格莱姆地区计划建立一个经济特区，将占用上千亩肥沃的土地，用于建设塞勒姆（Salem）公司的化学中心。当地群众从 2007 年 1 月 3 日起开展了反对这个计划的运动。妇女站在最前列，在反土地掠夺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斗争，保卫他们的土地、房子和村庄。由于这些最激烈而勇敢的抵抗，政府被迫取消南迪格莱姆经济特区的提议。然而，印共（马）的社会法西斯政府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11 月 6 日至 14 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暴行，幻想着阻止类似辛古尔的斗争进入南迪格莱姆。作为 11 月大屠杀的一部分，数十名妇女——母亲面前的女儿，孩子面前的母亲——被印共（马）的暴徒们轮奸了，就是因为她们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数百人被谋杀或失踪，超过一千人受伤，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摧毁。南迪格莱姆人民为反对中央和国家政府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抗争，作为一场伟大的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给一些类似的斗争提供了经验。

拉尔加人民起义

人民解放游击军在萨尔波尼（Salboni）地区组织伏击之后，短时间内，起来反抗警察暴行的斗争像草原之火一样在拉尔加（Lalgarh）人民当中蔓延开来，发展成了“拉尔加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反警察暴力人民委员会（PCAPA, People's Committee Against Police Atrocities）领导，数千名妇女参加了起义并发挥显著作用。她们要求警官承认对妇女犯下的暴行，政府必须道歉，解除“外来入侵者”[Harmad Vahini, 译注，这是印“共”（“马”）用于反人民战争（War against the people），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印度统治的武装组织]的武装，并且警方的袭击必须停止。许多妇女加入西杜卡努（Sidhu-Kanu）地区的人民民兵组织，驱逐警察。西杜卡努由 1100 个村庄组成，妇女们封锁所有的道路，埋设地雷和陷阱，在 1300 至 1400 个村子守夜，阻止警察和政府进入。在加

尔各答和拉尔加地区举行的示威游行，妇女携带传统武器走在最前面。组织这样的起义并使它得到发展，我们的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拆毁用做警察营地的印共（马）的党办公处和政府建筑，消灭领导“外来入侵者”的印共（马）的领导人、受雇的暴徒和其他武装团伙；数百村庄，数千人反抗由中央和国家在2009年6月推动的“拉尔加行动”；特别地，在2010年7月，贾尔格拉姆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索纳穆吉（Sonamukhi）强奸的示威游行中，妇女走在第一线。因此，数十名妇女成为了“外来入侵者”的暴徒们和联合部队的暴行的受害者。阿卡那·辛格，她的女儿萨维特里·索伦，和其他一些妇女索奥萨马蒂·穆姆、楚达玛尼、帕尔瓦蒂·拉那、法祖尔·曼迪、库库·马哈托、弗尔玛妮·梅迪、萨拉斯瓦蒂·朵鲁、阿蒂·曼达尔、吉塔莉·阿达克等数名妇女在他们的袭击中丧生。拉尔加地区的斗争发展，开始由反抗警察暴力袭击的人民斗争，转变为武装的人民起义，是由反国家斗争走向建立人民政治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一提的。

纳拉亚纳帕特纳（Narayanapatna）运动中的妇女反抗

纳拉亚纳帕特纳运动有关土地问题与政治权利结合的议题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反亚力酒斗争（anti-arrack struggle）和土地斗争中，妇女发挥的作用让人振奋。妇女们在“Ghenoba Bahini”（人民民兵）中积极工作，也逐渐成为每个活动的一部分。她们与她们的阶级兄弟一起并肩战斗，这是多么让人骄傲的事情。没有妇女的参与就没有鼓动、游行示威、斗争和会议。有些活动妇女是走在前列的，有些活动完全由妇女主导。

在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妇女所受的压迫也严重。数名妇女成为了警察和桑蒂委员会（Santi Committee）的暴徒们的暴行、酷刑、非人侮辱的受害者。妇女组织的领导人、成员，甚至是普通的妇女遭到非法逮捕后被关进监狱，一些妇女被列为“头号通缉犯”。

抵制绿色狩猎行动成为妇女最主要的任务。2010年4月14日，一万多名妇女参加了一个在纳拉亚纳帕特纳举行的集会。她们要求无条件释放监狱中的非法监禁者，撤销这一地区的警察营地。

妇女们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携带传统武器，准备好辣椒粉来抵抗警察和桑蒂·塞纳（Santi Sena）团伙的袭击。有些情况下妇女会对她们的男人说：“你在后面，我们会站在前面。”她们与警察交战，攻击他们并把他们赶走，最终领导了整个抵抗。

2009年6月，五十名警察袭击了属于博里吉村委会的勒里帕亚村，破坏了村民屋里的财物，还试图把村里的这些人带走。妇女们凑到一块，打伤了一名警察。被吓坏了的警察朝空中射击，逃跑了，被抓走的人就被释放了。当警察再次袭击妇女时，邻近的曼贾里格达（Manjariguda）村的妇女也会参与斗争，驱赶警察。

警察袭击属于忒楚波德（Tentulpodar）委员会的卡那卡（Kanaka）村，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塞里卡·森纳马的村民，他的手被绑在了身后，村里的妇女与警察打了起来，释放了他。

警察还带走了杜姆西利村的村民利乌和米依，把他们关押在了纳拉亚纳帕特纳的警察局。利乌和米依的妻子来到警察局，攻击警察，并把她们的丈夫救了出来。

2009年8月3日，35名安得拉邦“灰狗”警察袭击属于考鲁巴迪（Kaurubadi）村委会的珍迪瓦利萨（Jangidivalasa）村。那时村里只有妇女，她们包围警察并与之战斗，同时派人给男人们和邻近的村民送信。人们在短时间内带着武器赶来，没收了警察的武器、移动电话和工具袋。他们把警察

捆绑起来，问他们为什么安得拉邦的警察会进入奥里萨邦。一些警察求饶说他们还有孩子。在得到 BDO 和 SI 的书面保证后，人们就将他们释放了。

警察还袭击了博里吉村委会的迪加瓦洛查（Diguvalocha）村，警察进入一间屋子骚扰一名正在做饭的妇女，这位“妇女”实际上是一位“佩珠”（Pejju，根据部落民传统，男子进行普迦仪式，打扮的像个妇女），“佩珠”立即将炉子上煮沸的热水泼向警察，警察的脸被烫伤，大叫着逃跑了。妇女和孩子向警察扔石头，把他们赶到村子边上。

2009 年 10 月，警察张贴海报，把农民、契约劳工和部落协会（Chasi Mulia Sangha）的领导人——纳奇卡·林加（Nachika Linga、辛安纳（Singanna）和拉姆帕德（Ramphad）——描述成一个抢劫犯，还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海报上。两千名妇女举行集会，包围了纳拉亚纳帕特纳的警察局，反对警察张贴海报的做法，他们撕掉了张贴在警察局的海报。尽管警察局的大门紧闭，并且警察都有带电的警棍，妇女们还是爬到了门上，质问警官。妇女在 2009 年 11 月 20 日的事件中也很活跃，警察朝鼓动者开枪辛安纳和安德鲁（Andru）两位同志牺牲了。开火后大家都散了，因为害怕被逮捕，不敢拿回辛安纳和安德鲁的尸体。最后是妇女们与警察打了起来，拿回了死者的尸体。正是有了妇女们的主动性，人们才能满怀敬意地完成他们所敬爱的领袖的最后仪式。

11 月 20 日事件之后，警察任意的袭击村庄，用枪托殴打男人，并逮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她们在警察局进行集会和 Dharna（译者注：指非暴力的静坐抗议）。警察用脏话侮辱和攻击妇女，他们甚至不放过孩子。由于警察的暴行，很多妇女和孩子受了伤，头被打破。出现这种情况，妇女们还是带着受伤的身体来到警察局，要求警察释放她们的丈夫。

森格姆（Sangam）的领导人和男人们被逮捕时，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村庄进行农业生产，她们带着传统武器做哨兵，保卫她们的村子、土地和收成。妇女和老人们也会去每周集市上购买她们日常所需的东西。

尽管警察和地主们在制造障碍和威胁，如果她们来收割庄稼，他们会向群众开火。但是妇女们通过斗争获得了土地，她们已经做好了收获庄稼的准备，誓死不会离开土地，她们在现代史上写下了英勇的篇章。

同样的，在奥里萨邦的纳亚吉瑞（Niyamgiri）、博斯克（Posco）、马里（Mali）、德马里（Deomali）、甘达玛丹（Gandhamardan），安得拉邦的松贝达、加卡尔帕利（Kakarapalli）地区，妇女们积极参与到反拆迁斗争。在特伦甘纳的独立斗争中，反击统治阶级的剥削政策。

妇女在军事领域的作用

大量的妇女积极参与到人民战争中来，成为人民解放游击军三种力量（主、次、基础力量）的一部分。她们作为人民民兵成员、指挥官、民兵 C-in-Cs，作为地方游击小队、排、连、供应小队和供应排的成员，作为排党委委员、武器维修单位的技术员、党的领导、各科室医生和裁缝等，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将人民战争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妇女也参与到与敌人的斗争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展现了牺牲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战斗到最后。妇女们还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些伏击中担任指挥官，展示了她们的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妇女的作用体现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没有妇女参与的作战行动是很少见的。

妇女在人民民兵基层力量中的作用

在反封建斗争、反国家斗争、反拆迁斗争（反对跨国公司、经济特区、采矿业以及像博勒沃勒姆 [Polavaram] 这样的大型项目等）和反国家暴力的斗争中，人民民兵直接领导群众抵抗。在南迪拉姆（Nandigram）、辛古尔、卡林加纳加、拉加尔、纳拉亚纳帕特纳、纳亚吉瑞、毗沙卡（Visakha）的反铝矾土斗争中，人们带上传统武器，积极战斗。妇女在这些群众反抗斗争中有杰出的表现。

妇女在反击反革命活动（如“和平行动”民兵和 Sendra）中的作用

在人民民兵手中，“傻瓜陷阱或者简易地雷”和“传统陷阱”变成了锋利的武器。民兵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抗“和平行动”民兵（Salwa Judum）和 Sendra、特别警务队（SPOs）、科亚指挥部（Koya Commandos）、克拉克沙委员会（Gram Rakshak committees）和桑蒂委员会等组织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民兵从警察强行进入村庄的方向挖沟渠，把竹桩、铁杆和箭埋在里面。很多情况下，警察秘密的袭击村子，结果掉入到这些陷阱里，伤势严重。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警察，往往使得他们毫无顾忌的袭击村庄。女民兵成员在挖掘传统傻瓜陷阱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干练的妇女不仅积极参与群众斗争，而且能在作战行动中努力完成交给她们的任务。妇女还参与了一些大规模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由人民民兵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组织截获警察部队的物资。人民民兵部队在防御行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革命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人民防御委员会执行防御任务，保护村子、村民和财产不受雇佣兵的攻击。女民兵英勇的战斗，在伏击中用箭和枪击退进攻的警察部队。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刚分娩八天的母亲将婴儿绑在背上站岗放哨，有特殊情况的妇女（失明的、聋的、跛的）也会参与放哨工作。



在耕种、播种、收割中，在集体生产劳动和在帮助贫穷的农民中，民兵妇女发挥的作用都值得赞扬。妇女参与重建工作，修复被“和平行动”民兵的恶徒们和雇佣警察烧坏的房子，给那些家庭以安慰和勇气。事实证明，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这些妇女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战斗。

数百人的人民民兵队伍召集了数千名群众，进行 bandh（一种政治抗议形式）集会，反抗虚假遭遇战、逮捕、警察屠杀和暴行。他们在破坏政府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CBB）的财产中有突出的作用。大量的妇女们参与这样的活动，一些女民兵指挥官还领导了这样的活动。

2006 年，人民解放游击军袭击了位于贝拉迪利亚（Bailadilla）矿山的炸药仓库，这个矿山属于国家矿产开发公司（NMDC），缴获了 20 吨炸药，900 名民兵帮助人民解放游击军运输这些炸药。在这些部队中，妇女占了 40%，她们勇敢的完成任务。主动进攻增加了妇女的自信心，2009 年，在巴斯塔东部地区，类似的夺取炸药的进攻计划，共有 500 至 600 名民兵参与，其中 30% 是妇女。2010 年 5 月 13 日，民兵负责运输 17 吨的硝酸铵（“铵行动的”一部分），其中 30% 是妇女。

数名女民兵指挥官和成员在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的过程中牺牲了。在西巴斯塔，民兵排指挥官波塔米·艾缇（Pottami Ayiti）同志，民兵米迪亚姆·艾耶特（Midiyam Ayite）同志、达斯里·萨拉米（Dasri Salami）同志、拉奈·高迪（Ranai Gawde）、普卢·瓦德（Poolo Vadde）、拉莫利·瓦德（Ramoli Vadde）（她们都来自巴斯塔东部），以及来自默德（Maad）地区的桑托希，在与警察的战斗中她们都牺牲了。女民兵成员苏尼塔·马达维（Sunita Madaavi）（加奇罗利）、蒙尼（Munni）

（孔塔）和泰勒姆·比姆（Tellam Bhime）（南巴斯塔）同志被警察强奸谋杀了。在南巴斯塔，民兵排区域副总指挥卡特姆·迪文（Kartam Deve）同志被蛇咬伤而死亡。艾缇同志是民兵排最勇敢的指

挥官，在阿夫纳尔（Avunar）地区，被“和平行动”民兵包围袭击，她牺牲了。她很努力的让人们用武器来武装自己，抵抗“和平行动”民兵的攻击。



尽管人民民兵部队是兼职的，当他们参与作战行动时，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有时他们甚至吃不到食物，他们常常喝粥来填饱肚子，有时甚至连粥都没有，由于缺少食物，女同志在站岗时还可能会晕倒。通过在集体农场工作，在深林里采集并卖掉，以及进行集体劳动，民兵部队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们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主力部队和二级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参与其中。

妇女在人民解放游击军主力部队和二级部队中的勇敢表现

在像道拉（Daula）游击战，杰汉纳巴德游击战，吉里迪（Giridih）游击战，默图本游击战，帕达（Padeda）伏击战，NMDC 游击战，穆基纳尔（Murkinar）游击战，扎尔加蒂（Jaraghati）伏击战，茹尼布迪力（Ranibodili）游击战，库杜鲁（Kuduru）伏击战，乌帕梅塔（Urpalmetta）伏击战，塔迪梅特拉（Tadimetla）-1 伏击战，通古达（Tonguda）伏击战，巴蒂格达（Battiguda）伏击战，塔德克尔（Tadkel）伏击战，在 SJ sibir 的一些游击战，Khas Mahal 游击战，皮姆邦德

（Bhimbandh）伏击战，帕德冈（Bhatgaon）游击战、Kiriburu 伏击战，莫杜古帕（Modugupal）-1 伏击战、Gampakonda 伏击战、巴里梅拉（Balimela）伏击战，泰拉拉伊（Tellarayi）伏击战，莫杜古帕-2 伏击战，班达-1、班达-2 伏击战，达曼乔迪（Damanjodi）游击战，马卡纳尔伏击战，明帕（Minpa）伏击战，默德维达（Madanveda）伏击战，拉赫里（Laheri）伏击战，达维托拉

（Tavvetola）伏击战，默达吉里（Mandagiri）伏击战，帕拉切尔玛（Palachelma）伏击战，孔格拉（Kongera）伏击战，拉希萨拉-卡拉（Lakhisarai-Kajra）伏击战和萨兰达（Saranda）反击战等等激烈的战役中，妇女勇敢的发挥了她们的作用。阿拉塔姆（Alatam）伏击战中的桑蒂亚（Sandhya）同志，科拉普特（Koraput）运动中的斯瓦鲁普和拉吉塔（Rajita）同志，丹达卡兰亚地区的道拉游击战中的卡鲁纳（Karuna）和苏玛丽（Somari）同志，伏击 Gangalur SJ sibir 战中的恩基（Enki）同志，尤姆拉山（Jhumra Pahad）游击战中的安纽（Anju）同志、卡玛拉、兰巴蒂同志，塔德克尔伏击战中的桑蒂同志，MV-79 袭击中拉特纳同志，坎恰尔（Kanchal）反伏击战中的玛卡姆·巴德里

（Madkam Badri）、拉夫瓦·桑尼（Ravva Sanni）、浦那姆·约吉（Punem Jogi）、玛卡姆·巴伊、维科·维玛拉（Veko Vimala）同志，她们牺牲了，在与敌人交战的危急时刻，她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人民战争的历史写下了新篇章。女同志们在人民战争发展过程中所树立的典范，始终激励着人民解放游击军。

2004 年 2 月，妇女参与了科拉普特运动，在军械库里缴获了数百支武器。她们与男人一样，在高山上进行艰苦的游击演习，为斗争做准备。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小队来到东部分区（East Division）的巴图努尔（Battunur）村，但是被“灰狗”给包围攻击了。斯瓦鲁普和拉吉塔同志掩护其他成员安全撤退，在战火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05 年 9 月 3 日，在帕达，游击队员勇敢地把中央预备警察队乘坐的井下防爆车炸毁了，还消灭了 24 名士兵。这场战斗是由丹达卡兰亚的女指挥官领导，她也证明了妇女是多么的能干。

“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打击了印度的统治阶级，2008 年 2 月 15 日的纳雅加（Nayagarh）游击战，游击队员不间断的行走了几个月，在陌生的地形里行驶了数百公里，在不熟悉的人中说着不熟悉的语言。几十名女同志与男同志一起克服困难和障碍，参与行动。他们勇敢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进攻、截获武器，履行通信、侦查、运输、治疗受伤的同志等的职责。他们在做准备的

时候，安得拉邦的“灰狗”警察部队在古达里（Gudari）村附近包围袭击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六排党委员会成员（PPCm）卡玛拉同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在纳雅加游击战中，截获了数百支现代武器和数千发子弹，在撤退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戈萨姆（Gosama）战役。勇敢的红色战士杀死了三名特别行动小组（SOG）突击队员，其中包括 OASP 的副司令员。六排党委员会成员兰巴蒂（Rambatti）同志，地区第一中队成员 Iqbal 同志在与敌人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

2009 年 2 月 1 日，在加奇罗利地区（丹达卡兰亚）马卡纳尔（Markanar）伏击战中，女同志们以令人兴奋的方式和创造力对敌人展开进攻，运用的作战策略让人振奋。警察士兵带着他的 AK 步枪逃跑，女同志用 12 口径步枪追捕他，杀了他，还缴获了他的 AK 步枪。当受伤的警察用自动步枪（SLR）进行射击时，女同志会冲到他面前，击打他的腿，夺下他的自动步枪，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人更高的觉悟决定一场战斗的结果。

在著名的穆克拉木-塔迪梅特拉（Mukram-Tadimetla）伏击战（2010 年 4 月 6 日）中，消灭了大规模的敌人，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场战斗中，部门指挥官鲁玛蒂（Rukmati）同志牺牲了，当她正在夺取敌人武器时，敌人的手榴弹爆炸了。

2010 年 9 月 22 日，由南巴斯塔的二级部队和基础部队领导的伏击战，击杀了两名警察，这场伏击是由女同志领导的。

即使在革命者身上，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很强大的。事实证明，这是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女性同志的主动性、发展和战斗精神的障碍。作为整风运动（2009-2010）的一部分，在印共（毛）党内，进行了反对非无产阶级倾向斗争。干部也进行了反父权制斗争。过去在党内也进行过像这样的斗争，干部，特别是男同志努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战胜自己的错误，他们还把这些斗争告诉人们，并教育他们。反父权制斗争有助于提高女同志的自信心，这一变化也可以从战斗中看到。